禮記章義

禮記卷之三

王制第五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illegible]而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也程子曰孟[illegible]不辨然班爵祿之制已不詳今禮書皆掇拾於[illegible]條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何為之辨乎班氏曰王制之言班爵祿多取於孟子其巡守取於虞書其設官[illegible]司徒司馬司空三官皆取於公羊氏言制聘之[illegible]於左氏其他必皆有取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斷酌損益其說‥書其說自懸與古文諸書不合鄭氏無以通之强爲之說因此以爲殷制也蓋殷周而除見各章及篇末

王者之制祿爵。此篇簡言王制而篇首冠以班爵祿之制者天下有治人而後有治法且重名器之意也制詳下文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言班爵之制也公侯伯子男爵施於天下卿大夫上中下士爵施於國中○按班爵祿之制今制與孟子互有同異此所言內外五等之爵與周禮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其目略同孟子公侯伯子男之上首列天子爲一等而子男合爲一

貴賤大夫士之上亦首列君爲一等與此異也蓋孟子自言聞其畧而王制則又約孟子而爲之朱子謂孟子班爵祿與周禮王制多不同蓋不可考書殘闕周禮未盡見之施行故與孟子王制之文互異也以此推之可以得其大略矣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言班祿之制而此一節通言其班於天下者也不能猶不足合猶合於天子故聚也民功曰庸蓋地小不與朝會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也天子以下皆舉山而不言地者本農夫受田而遞推之也里數有二分田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以方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表計者也分服則以道里遠近以爲制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也○按此節本孟子與周禮全異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一節專言祿之班於王朝者也視之者三公而下食邑畿內其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也元士謂命士也或謂周禮諸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方氏謂上士

迅不言中士下士者推上士得視附庸也○按此節首三句與諸侯皆不同以周禮擬命推之當以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爲正○又案陳氏曰周禮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元士以下殺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豐然則名雖屈而祿有所淺在外者褒其命而祿不與內則名伸而實有所守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夫扶音嗣○此言庶人之田以起下文也分職分也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農有上下故養有多寡庶人在官其府史胥徒之屬多不過食九人之祿寡不過五人之祿亦隨其高下以爲差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一節又推言祿之班於侯國也次國以上指大國而言大國以下指卿祿遞減而大夫士並同者方氏謂由卿而上其祿遂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供大夫而下其祿遂薄苟

亦為之設則臣之所養不能給是以或同或異也○按此二節參本流行周禮則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一節中與之意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尊卑之相當者如此而凡聘會之時必以此為序也詳見左傳成三年晉衛來聘○陳註引鄭氏云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之位自在大國卿之下若小國是卿大國是大夫則同位之中小國卿猶位於大國大夫之上所云尊同則小國在下爵異則在上者蓋如此愚按註說得之但次國與大國及小國與次國其相去僅降一等當以是為序若小國與大國相去已二等則不然矣蓋一以總文所當者推之可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本條各說並未協惟臨川吳氏註此為錯簡當在後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說文義甚明蓋天子及三等侯國之制皆元士上士而此故言此以足之其數中士皆三倍於上士下士皆三倍於中士所謂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一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閑下同○此下三節復申班祿之制也九州通王畿并八州而言州建以下言每一州封國之制如此八州皆然卽上文公侯伯子男之田是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一則形勝非五服得專一則財賦與三壤有別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盼音班○此言王畿盼國之制如此卽上文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之田也大國以盼三公與王之親子弟次國以盼九卿與次親子弟小國以盼諸大夫與庶子弟上節各國皆言封此改言盼者析言之則王畿爲盼畿外爲封疏謂外諸侯世有封建之義內臣不世故有盼賜之義是也統言之皆爲封受文天子之縣內皆言封方是也畿外則餘爲附庸與閒田畿內則餘爲士祿與閒田未此意也○未寸只此恐只是諸儒做官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陳註因鄭氏歷指公孤卿大夫仕與致仕者存天子采以賞所盼九國二十一國六十三國之數皆屬臆說無明證周制六鄉兼公孤不更盼地如周召之支子世爵祿畢

朝之王子弟未能盡有封也愚按王畿盼國及畿外封國之數屬
難無考惟職方氏有凡邦國千里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
之期與此文全別此正朱子所謂諸儒做節如此算法者也如此
條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蓋亦周禮載師大都小都家邑
之制然其數乃約舉之詞視所盼之多少以爲進退官制有事兼
已仕者則有存亡王子弟則有隆替且有美惡與仕否皆未可泥
而鄉遂乃將九十三國之數與三公三孤六卿諸大夫及王子弟
之類牽合配搭硬爲之詞是則說有未當而宜以朱子陳氏之說
通之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以去
諸○總上文而言九州之國數也內一州爲王畿者九十三國外
八州各一千六百八十國總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附庸皆不能
九十里後不與其數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共供同○此一節役
申下說殺之義蓋其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辨著之共雜川之
爲爲禘謂凡天子之服用○疏曰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
相距則四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各五
百里二者相互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者百官之供疑若不足然
卑者所稱不爲不足也以千里所出給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
者所稱不爲有餘也且以近者與人則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已

則雖致而有節百里內非不爲御也要之以供官爲主千里內非不供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愚按百里之內即周禮國中至近郊遠郊之地千里之內則盡王畿以內矣近郊遠郊當除宅田士田官田牛田之屬其餘王畿當除家邑小都大都之地而後以供官以爲御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長上聲○此一節設中侯圖班爵之制也方伯即用伯其下卒正連帥屬長並爲所統總之爲設方伯而已又總以二伯分主之之者八伯各爲一州之伯即曲禮九州之長曰牧也二伯爲天下之伯即曲禮五官之長曰伯也此即春秋傳周公召公分陝之叢盡以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按此節周禮無文或曰備未不可考如夏官小司馬之屬多闕疑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此一節復總申王畿侯國蕃屬之意也禹貢甸侯綏要荒爲五服每服四面各五百里其爲方千里王畿曰甸服總銍秸粟米各百里爲五等其外侯服

百里采百里男三百里侯爲三等又其外曰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爲二等又其外曰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爲二等又其外曰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爲二等方氏曰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按此節本爲貢與周禮九畿之服不同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下三節復申班爵之制而此節言王朝之制也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不備言上中下士就見上下文○按此節皆殺篇亦如此與周禮之數亦不盡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皆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臨川吳氏曰按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有三卿當如鄭氏之說也二十七人之下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二句錯簡在前今補正之○此節又言侯國之爵也馬氏曰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傅其伍即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即上

士二十七人也猶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
辨也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也愚按
周禮卿即上大夫次爲中大夫次爲下大夫而不言侯國卿大夫
之爲今侯國卿之外皆下大夫但賦爲中大夫也然而云小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大國三
卿之外乃又有上下大夫是其所稱上大夫者即中大夫而特變
其文耳蓋對上大夫之卿則其下之中大夫亦稱下大夫而封下
大夫則其上之中大夫亦可稱上大夫此馬氏所以謂大夫而實有
上中下之辨與夫其所謂士有上中下之異者與馬則吳氏所述
稍前之說亦畧同但其意在以二十七人等有上中下而吳氏乃
以上士二十七人之外中下士
各有其上之三分則意稍別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

之國國三人

監中際此節以監方伯之國亦王朝之臣也國即
謂州也一州三人八州凡二十四人亦以監二伯也

○後此節內儒無異說
況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此節
從稅
巾王朝後國祿之養也畿內采地爲王官食邑故曰祿業外封
因使其子孫世守故曰嗣畿內亦謂之諸侯而公卿大夫視五等侯
元士視附
庸故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衮同○此下二節又申班爵之意而此節言王朝之爵也制三公者謂三公命服之制也天子之三公八命亦服七命之鷩冕加一命則出封大國為上公而服九命之衮冕若此外更有加益則雜記謂之衮衣出於特賜而已豈命服之常制哉所以然者以人臣之冕至九命而極也次國之君七命天子之卿則六命小國之君五命天子之大夫則四命封國不言大國王臣不言卿以下者省文也詳見周禮典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節言侯國之爵也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如次國之卿再命而下卿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而言卿得弍上卿中卿也小國特言卿通言諸卿也○按此節與周禮典命不合而與前文上中下之所言者亦不同未詳其義蓋此篇綴拾撰構其義之不可得詳者多矣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論去聲朝音潮○此下二節總申班祿之意也論猶論秀之論謂考評其行藝也辨之言別猶定也任猶勝也士猶仕也此條論材爵祿與周禮相

衆表義見後司徒司馬亦官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周殷法也分按周禮爵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則庶人刑於市有爵者甸刑於甸師蓋刑隱亦從文之道備而不言甸師亦第以庶人爲詞與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承謂養下有也字○屏猶棄也唯其所之如舜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義不及以政則不例以論說賦役之政也此皆示不欲故示以致厭惡之意蓋亦上文刑人之意而因言之也○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不同今考詩小雅之巷伯及春秋經傳與之寺閽衛之下門之類皆不棄所之而用之與詳甚以爲設刑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音秘朝音潮○此亦因言制巡之利門次經田之居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也此一節言諸侯之朝聘與周禮亦不同天子五年一巡守守去聲下同○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虞書五載一巡守周制大行人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此以下多錯衆夾刷曲言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

就見之歲二月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宗尊也東方泰岱山爲尊故祀爲東嶽而稱岱宗也柴木作柴覲朝也燔柴祭天以告至而山川當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覲見方嶽之諸侯首問有百歲者則即其家見之以尊高年也此言巡守首和神人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大音泰賈價同好惡並去聲辟僻同○大師周禮樂官之長市即司市也詩以言志命陳而觀之則俗之美惡見政之得失審矣物用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生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則志淫淫則好邪僻矣故又命納而觀之此言巡守次定風俗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典禮謂周禮之太史見後篇考時月定日即解與協時月正日也時有分至月有晦朔日有甲乙必考定使無差也同律以下與舜典同律度量衡小異律有陰陽損益禮樂有質文隆殺制度有大小長短衣服有尊卑美惡皆同使無異而後不正者各歸其正也尚書蔡傳曰時月由積日而成其法則由粗以及精萬事皆受法於律其法則由本以及末故亦言之序如此此言巡守次審法制也○孔疏曰先備以同爲前同之同鄭辨云同陰律也周官太史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鳳按陽六爲律陰六爲同周官亦謂之典同註疏固核矣然以舜典同律度量

衞恭之。宿如之。儒聘問之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凡祭有其事之莫敢廢也。故有不舉者爲不敬。地者山川所鎮也。故不敬則削地。宗廟之禮。孔思孔時。維其盡之也。故有不順者爲不孝。爵者祖宗所傳也。故不孝則絀爵。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不從逆戾也。畔則逆矣。流。所謂五流有宅。討。所謂六師移之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應氏謂爵命之等也。上文示懲。此示勸。言巡守終職刑賞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於是而巡守備矣。故復歸宗師。如下文所云也。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假至也。只特牛。至祖禰之廟而告之。亦反必面之意也。○此上八節言天子之巡守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到反。○天子將出。即謂巡守之屬。類宜造皆祭名。所謂出

出也亡者也諸侯將出亦謂朝覲之屬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朝音潮○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之使無僭差正之使無偏枉一之使無二三凡以尊天子也此二節申言巡守朝覲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柷音觸○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令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謂使者執以將命也疏曰柷節樂始其事鼗鼓以將諸侯鼗節樂終其事故以將伯子男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鈇莝斫刀也鉞斧也禮八命作牧賜弓矢得專征九命作伯賜鈇鉞得專殺也

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鬯爵也其柄以大圭曰圭瓚以半圭曰璋瓚鬯酒名秬黍為之芬香條暢用以灌獻也資猶取也王以圭瓚賜侯以璋瓚上公九命得賜圭瓚而為鬯或未賜則稟取之而已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頖泮同○陳澔曰大學小學也吳氏曰學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所以

一道德也左東也郊國城外也方氏曰言小學在左則大學在右言大學在郊則小學在國互文也以下文養老等推之此蓋虞殷之制而夏周則反是與辟雍頖宮皆大學名鄭註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一云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東西南通水北無水故各名焉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則以名天子之學也○此上四節承前禮正刑一德以明禮樂代自天子出之義蓋亦申明將巡守之意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禡皆祭名○禡行師之祭名受命於禰卜告也受成於學決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訊告皆○釋奠以告先聖先師也訊問其魁首馘截其左耳必以告者猶受成之意也此二節言征伐之事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此下四節言田獵之事也無事謂無喪凶及兵出行之事乾豆謂祭豆也義見周禮庖人每歲皆為三者而用而其用則先宗廟次賓客次君庖者疏謂祭神敬賓之義方氏謂順其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義也暴者若暴殄天物是也此言田之禮也

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合圍者四面以圍取之也掩羣者掩而盡取之也此言田之法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謂殺也綏謂旌旗之屬下謂偃仆也佐車謂驅逆之車是也驅者逐之使必前逆者要之使不逸也此言田之序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罻音尉麛音迷覆音福○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梁用經注謂水堰也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鳩化為鷹蓋仲秋與罻羅皆捕獸名火田謂焚林而田麛獸子卵鳥子胎以未生言夭以未成言此十者順時序廣仁意皆言田之節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杪音渺○此節言財用之制也冢宰周禮治官也杪猶末也用地之用猶以地禄以地廣狹是也此猶用也謂於每歲穀入之數而通計三十年地與年所入之數制為通

用使入足供出而有餘用也通必以三十年者至此而後極豐極耗之數無不見也餘見下文祭用數之仂仂音勒○祭謂吉祭仂註謂十之一也蓋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以供祭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越踰也紼繂也未葬以前常以繫引柩櫬紼於車以備火災而有祭事則越喪紼以行之也蓋喪三年不祭者喪禮凶祭禮吉凶不可以干吉也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者親喪卑天地社稷尊卑不得以廢尊也凶不干吉故喪未除而不祭卑不廢尊故喪在殯而行之此言三年之喪祭不祭之禮而其用亦見其中矣喪用三年之仂喪三年而後除其間殯葬及虞祔練祥之屬禮事繁多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喪祭承上喪用三年之仂而言祭承上祭用數之仂而言儉而暴者殘暴之殺所謂以天下儉其親也奢而浩者泛溢之殺所謂以美沒禮也惟用數之仂用三年之仂則豐儉酌其平而有餘不足之形自泯矣雖氾孔子云凶年祀以下在蓋物有至大而偷無增減與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九年之蓄謂三十年之所蓄也三十年當十年而稱九年者以三年六年九年爲次也嚴氏曰耕三十年其閏月足當一年之用故惟九年也亦通三年則餘一年者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又餘一年之用也菜色飢色也食足自無此色矣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是也周禮云大荒則不舉與此文異蓋有備然後舉者制之平而大荒雖有備亦貶者憂之至也○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皆承上言喪祭之制也按左傳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今謂大夫士庶皆三月而葬蓋皆三月以內從省文異天子以下各異者義之殺分之殊自天子達者仁之至理之一也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音元上封窆同下如字爲去聲○縣封見上棺可上爲封者正葬也孔子制中都不封不樹是也貳之言二終喪無他事也不言庶人以上皆省文此以上言喪也○疏曰庶人賤不得碑繂下棺懸繩下之而已威儀既少

日又從故不爲雨止卑小不須顯異故不封與樹士以上貴國恩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無僭命者不然後文云三年不從政其於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王侯大夫士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而墓大夫掌邦墓之地令國民族葬亦正其度數是庶人亦有封樹之度數也與此不同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中庸同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非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也此通言喪祭也

支子不祭

說見曲禮此以下言祭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此節詳見祭法但祭法大夫立禰祖曾三廟太祖無廟與此不同又適士立禰祖二廟謂下廟之上士中士下士侯國之上士也官師立禰廟一謂侯國之中下士也此不及適士其降殺以兩從省文與此言天子以下廟祭寢進之異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同餘○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物雖未成可次第而祭也嘗者秋穀新熟而嘗也烝衆也冬物成者衆也

此則言天子諸侯禘祭之所同也○按此與周禮不同鄭註疑為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禘為殷祭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此言天子以下外祀尊卑之異也諸祭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後皆放此推之○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儀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家語皆以為重該修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霤則五祀主名不同而名五祀者皆同也獨祭法有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之文而鄭氏因以通言五祀為商制分言七祀以下為周制然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亦云士疾病禱五祀皆無所為七祀者而亦皆無尊卑隆殺何也則祭法固不可深信而鄭說亦應循之與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視公視侯謂視其器饌牢牲多寡之數也此又言天子諸侯外祀所隆之異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國謂其建國因先代之故墟也蓋既無主祭者以為之後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特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故也此亦言天子諸侯外祀之所同也按此上三節與周禮畧同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犆特礿○犆猶獨也祫合也祫祭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
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若三年之大祫則毀廟
之主亦與也天子春則特礿於其廟而禘嘗烝皆祫於太祖之廟
者石梁王氏謂春物余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故於此時不祫而餘
皆祫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南方諸侯春祭畢而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爲朝而廢一祭亦非正也愚按此所廢一時之祭亦謂當朝之歲者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禘獨言一犆一祫者夏物未大成諸侯降於天子今歲犆則來歲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夏與秋冬皆祫也此上三節又言天子諸侯廟祭隆殺之異也○按此以上周禮無文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大者恭少者儉○方氏曰牢閑也牲之所畜故畜牲皆曰牢大牢具牛羊豕皆以其大故曰大牢少則羊豕耳以其小故謂之少牢天子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諸侯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薦以時物而已

祭則物備禮成詩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也○按有田則祭義見法于四時所薦無考則禮食醫羊宜黍豕宜稷麥宜鴈魚宜苽與此不同豈祭與膳異用與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其角如繭如栗而已亦特牲川犢是也握猶言有也側手爲膚其角長與四指平矣角尺則牲肥大可如此上二節總言天子以下廟祀外祀除殺之義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無故不殺如有祭事則爲禮殺有賓事則爲賓殺凡以充庖實非常用也珍之名物詳見內則亦必有故而食者雖小必謹也○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祭宗廟用少牢士用特牲則諸侯祭宗廟用大牢也若告朔之屬則亦特羊而已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牲亦謂祭牲皆通上下而言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大夫有田祿故不假祭器於人禮運謂大夫不假爲非禮者蓋指無田者言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此上三節總言諸侯以下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之意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藉子夜反

○此章言田出賦役之屬之制以起下章之意也藉而不稅者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孟子助者藉也是也廛而不稅者但賦其市廛之租而貨則不稅譏而不征者但禁其異服異言之人而貨則不征孟子去關市之征是也以時入而不禁者令民取物必以其時而不禁其所取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及澤梁無禁之類是也周譏關市有征與此異者蓋周衰成法而此則以行[illegible]皆與詳凡周禮詳

夫圭田無征

夫猶曲禮若夫立如齊之例當爲衍文田祿外供祭之用名圭者潔白之義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是也無征周禮所謂加田無國征也此上二節言賦之薄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用民力如治城郭溝塗宮室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惟師旅之屬則不拘此制耳此言役之輕也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粥音育○粥賣請求也周禮遂人之屬頒田里令民居非可以粥賣家人及墓大夫掌邦墓令國民族葬而待於求請故夫一廛田百畝謂之恒產而私地減有相爭者則官聽其訟獄也此亦田里賦役之類故及之陳氏曰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不粥不請義也亦在義則輔以仁事在征則爲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愚按國家之有賦役率恭聖夫然先王之世[illegible]從其[illegible][illegible]取其屬[illegible][illegible]其中人生其闕者君子

以厚於人以養從民養生送死皆能各得其所而王道見於此矣故下章因言度地居民以爲教民之本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度上如字下音鐸沮苴去

疏曰此承上章之後以明度地居民之事也司空周禮事官也今職闕度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候其時而曰時猶辨其土而曰土也事謂國事力謂民力也數執度度地居民者謂貴賤以定其勢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者察向背以圖其利也量地遠近者審偏正以適其中也興事任力則所以成之而已此係與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相表裏乃下文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本末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上音嗣下如字○老者功少而食亦少壯者食多而功亦多分雖壯者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食厚之至也此亦上章用民力役之事然亦上與老任力而言正爲度地居民而發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齊和並去聲○此承上度地居民而推言五方之政

俗也居民材藝說居如化居之居材如天生五材之材也上制謂形制如所謂天地初制之制下制謂制度也教謂後所謂七教政即後所謂八政齊謂聖王之因民而治也必因天地所宜爲之利導其間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形制固已不同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性情緩急亦氣之所實然也而飲食器用服物之異因之則聖王於此亦參乎深而同之哉推此因革地相爲表裏所修者天綱人紀之教而不必易其俗所齊者經世宰物之政而不必易其宜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教所自始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此以下推言上文異制異俗之類也性者鄭氏以爲地氣使之然也馬氏曰五方之民其性各隨氣之所明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衣並去聲○題額也雕刻其額而以丹青涅之也交趾謂足趾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被髮文身雕題交趾自身而言衣皮衣羽毛自服而言穴居自居而言不火食粒食自味而言此蓋積累不移之性之類也

中國夷蠻戎狄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承上而總舉之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鞮皆低譯音亦○不通則必達其志不同則必通其欲先王設官以掌之亦修教齊政之意也方氏曰寄象鞮譯周禮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劉氏曰此四者皆通言之官寄者託也以其難通託意事物而後能通也象像也象其形似通之也狄猶逖也鞮鞮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迹而通之也譯猶釋也彼此相釋而通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興去聲度皆鐸樂皆洛○此結上度地居民而因言井田學校二者相爲終始以起下文敘民有材之意也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邑有定地居有定邑民有定居三者相得則達之天下而井地之民法備矣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既無曠土游民而食節事時以安其生必皆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以從乎教此先王所以導其恒心而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也蓋此篇自班祿爵定制度修禮樂征伐能廻柔遠使民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

皆王者之大經大法而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後下自鄉學上及國學俊秀興賢以教民與其賢能而其極升於人材聚於上至治美於下則法制之大備而王道成矣故此節總而序之以見其哀裒終始之義必參相得者也大民少則土曠邑小民多則民游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蓋亦所謂好義而興仁者與○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本上節言教民育材之事而首六節先言鄉學之制大司徒總其政令也司徒脩禮教官也其職掌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而無六禮七教八政之文今考禮政教具見篇末六德六禮七教亦六行之意也道同禮訓之道藝即六藝也德即六德也又特明養耆老恤孤獨者蓋發政必先斯四者之意而崇德絀惡又舉善教不能而使民自勸之實也下文乃詳言之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帥音率下同與去聲○此下三節言鄉學簡不肖以絀惡之事也鄉即王畿郊內之六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鄉學名也上耆老通國老庶

老而言。此耆老乃致仕之公卿大夫所謂國老也。元日謂吉善日也。射以命中。故曰上功。飲以序年。故曰上齒。蓋耆老會不帥教者。習射與鄉飲酒之禮。而其大司徒教官之長。則帥其俊秀與執事。使之觀感而變於善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則左右對移者。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初禮指上文而言。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屏音丙。○郊者鄉之外界。遂則郊之外地也。自此以漸而遠。庶欲而猶不變。則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下二節因言鄉學上賢以崇德之事。即周禮鄉大夫賓賢能也。劉氏曰。論者。論述其行藝而舉之也。秀穎出也。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其穎出於鄉學者而薦之。以升於司徒。是曰選士。選者。謂選用為鄉遂之吏也。其又穎出於選士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又論述而升於國學。是曰俊士。俊者。謂才過千人之上也。愚按此數節。或稱司徒。或稱大司徒。蓋自官府而言。通謂之司徒。自正長而言。則特謂之大司徒也。○此以上。習射

此鄉論秀升士名條今周禮故見於司徒以下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但周禮言尚賢以崇德者較詳而此言備不肖以糾惡者較備其意各有主耳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征謂征其繇役也既升司徒則免鄉之役而猶給役於司徒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謂造就其才德之成也○按免征事孫若從則謂賢能必免征者實先王所以致其育才彰德之盛意也後世之士其不肖者或借以當差免役而其賢者或矯之而願與齊民同役若而士體與國體兩傷矣嗚呼可不慎與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大音泰適嫡同○此下四節又言國學之制而學正及司馬各總其政令也樂正周禮謂之大司樂春官宗伯之屬也其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國之學政而無四術四教之文術猶路也四術即四教言四教乃人德之路故名也文王世子又稱春誦夏絃蓋古人之教雖四時各有所習未必截然兼彼習此恐亦互言也群后謂諸侯也皆造之造即[illegible]以尚者惟造士也或曰造來也謂來交教於樂正也

凡入學以齒

序長幼不

序負賤也詳見文王世子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將出學謂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司樂之僚屬周禮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學正訓之樂師掌國學之政令而不帥教者以收考之也又告於王而親視之學者乃以身教而庶幾改之也棘鄉請作變訓為偏陳詩請加本親字棘急也欲其急為遷善也寄寓也若暫寓而終歸然盖猶不忍終棄矣此一節鄉學之簡不帥以糾惡也○陳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而賢者止於二不變者先王以家塾之家為易治世教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歲以其難化也故國子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司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周禮政官也考大司馬掌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而其屬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其諸子又掌國子之倅之教治故秀士之

將入仕者皆告於王而升之
術進者謂登進仕籍之中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辨小辨猶別也論鄉論賢告王也官材則論定後官也○劉氏曰古者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已其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其論進之權皆在司馬此其異也此二節猶鄉學之上賢以崇德也大

大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廢其事如失職而敗國殄民或失行而悖常亂俗之風故生則屏棄於刑戮也亦猶不齒緇惡之意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有發謂師田之屬周禮大司徒軍旅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衆之政令是也教以車甲猶所謂習射上功亦尚賢崇德之意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有務則司徒教士而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
臝力果敢○此以下承造士官材之意而及所以待薄技末賤之制也蓋人而執技則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故其適四方惟臝出股肱以貫射御之類無他巧也蓋其自待者如此而下文所

以待之者出其間矣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首言士使技以事上者謂也又言凡執技以事上者謂祝史射御百工以事之類也不貳事則所業彌精不移官恐他職未諳不與士齒列者技賤故雖然必出鄉乃齒者本鄉猶不忍卑之耳因言為家臣而不齒者以類明之○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音壁○此章言刑禁之制也司寇周禮刑官也辟法刺殺也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而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三典謂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也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必三刺者聽民之所或刺或宥而乃可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也旨意也若有發露之意而無簡覈之迹則難決疑矣於是附而入之則從輕赦而出之則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此首言刑罰之大旨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論當作倫郵尤同○制斷也五刑呂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周禮謂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為五刑此言施於其地者各有不同耳即合倫理也尤即呂刑五過罰

即呂刑五罰也天理至公無私凡斷五刑者必酌而合之即有過罰皆於事附麗而書其宜也蓋呂刑所謂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如此正之言質也平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別音鼈○原親如父子相隱而亦在其中之類立義如不避艱險其恐不可及之類二者人倫至重故特舉以見其當權也其犯雖同而輕重淺深不同者皆不可不別又必明視審聽而察之辭色之間忠愛惻怛而微於色言之表然後情無不得而盡也汎廣也疑則廣詢諸衆衆共疑則赦之矣比猶例也其不疑者小罪有小比大罪有大比參而成之故無往非公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又刑總作宥○成定也謂責取其辭已定也史掌文書者

正謂士師之屬棘木之下外朝之聽位也參聽之者復與司寇正共平之也宥寬也刑罰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以如此而後行刑者君爲愛下之仁臣有守法之義也此上三節總始終該本末○此言正刑明辟之用而下因結言其意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侀刑同○輕無赦者立法之意所以使人難犯也侀形體也刑之爲侀猶人之有體也體一成而不變獄辭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矣故君子之心無不盡而至刑則尤盡者凡以體立法之意而慎用法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此又言刑故無小之例也或分散言詞破壞法律或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邪道蠱惑人心是皆足以亂政更若淫聲非先王之法音異服非先王之法服奇技非先王之法行奇器非先王之法物以至行雖僞而堅不可攻言雖僞而辯不可屈學雖非而涉獵甚博非既順而文飾其過又或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而肆爲之誣

疑又皆足以疑衆也凡此亂政之類一而事有三疑衆之類三而事十有一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其迹似小而其害實大也抑又按上言君子盡心於刑者慎刑之總例而此言四誅不以聽者正刑之特例且所謂不以聽者亦謂獄成之後如正與司寇三公之屬不必過加審聽耳夫治獄無不以聽者況殺人哉與者詳之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此因刑而言禁也赦小過者仁也此數過不赦者所以齊衆之不齊者也若妄赦則人猶犯禁而不止矣蓋刑以殺於已然者嚴而禁以遏於未然者也而設也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粥音育下同○金璋謂以金飾璋者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是也犧牲有司存者非民間所易有也戎者或投君或殺神或玩弄皆以禁民之不敬也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中並去聲○用器謂服日用之器成器不粥而兵車得粥者古者工乘出取賦也度廣輪之度數开櫓之數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四者皆以禁民之不法也

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二者皆以禁民之不倫也成猶造也以錦文珠玉造器也造服仍爲非亦長人淫靡矣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三者皆以禁民之不時也○四條其中有四事凡以齊衆而同風俗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者禁上門也衆關則郊門城門在其中矣則識司徒之職有司門司關也譏察也劉氏曰凡上所前禁者雖治以司刑司市之嚴然不有以譏察之則倖免者衆矣故令司關執以譏也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因譏二者尤上文諸禁之外所加嚴也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惡忌戒先齋同○此因上冢宰王司徒各職而終及在臣之交諫交脩各以其言之也太史職官宗伯之屬與禮事也其職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祭祀前期祈戒誓而協事執以詔王而其屬小史掌詔王之忌諱此所掌與禮執簡記者節其所執諱之禮書奉諱惡者則小史所詔喻諱忌日之類蓋執刑也擇齊戒受諫者重之之詞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會計膾○司會指官冢宰之屬成謂歲計也質正也其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

則之成會邦財邦治以詔王及冢宰從歲將終
大樂正大司寇市
則質正其歲計於天子而冢宰齋受其質也
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
市周禮謂之司市司徒之屬也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樂正司寇司市
之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敬受
之如冢宰之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於司會矣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勞去聲○質於三官者百官非不敢專達故也三官以達於司
徒司馬司空而爲之質天子受而不之逕報於下而百官亦減
文職在於陪上下異不一於敬也休老勞農三王之道示眾而亦
此但成歲事制國用節前文歲杪制用之意司會所謂會邦財者
非也而其所以會邦治者因無不備其中矣按以此歲會之始終
也○劉氏曰六官質成獨不言大宗伯者蓋宗伯行禮天子六卿
皆在焉可謂會者惟其爲大樂正教國子凡一歲之費用皆質正
之耳石梁王氏曰太史典禮以下至此與周制多異同夏殷亦無正
考恐據此篇與諸經互異處設亦緣之夏殷故王氏及之也今考
自冢宰受質而外其司樂司寇司市三官質成於天子惟司徒司

馬司空三卿受質而凡百官受質成推三卿以其成質於天子者此漢世說以斷時侯國三卿之制爲天子之制故漢初立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而漢儒亦不考而成書也疏云左傳杜預解季孫云吾子爲司徒叔氏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之三卿也崔氏云周制侯國三卿立司徒兼冢宰立司馬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吳氏云周侯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卿則司徒也其下二大夫如王之小宰小司徒亞卿則司馬也其下一大夫如王之小宗伯下卿則司空也其下二大夫如王之小司寇小司空侯與王異者此也書牧誓立政二篇所述司徒司馬司空乃前先世爲諸侯之制漢初以其爲周天子之制也而建官與說經乃交受其說矣學者推此三說則不但鄭氏王氏可無疑於本經即劉氏亦可不爲此解而凡餘篇之駁雜者不又可明其意乎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音嗣○此章中皆養耆老恤孤獨之制也養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死事者之父若祖二也致仕者三也庶人之老四也一歲凡七行飲養陽氣用春夏食養陰氣用秋冬四時各一又凡大合樂必養老故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及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皆養老通前爲七也燕禮者一獻既畢皆坐飲以至醉禮凡有二一燕同姓二燕異姓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

盈而不飲立而不坐獻畢而止禮有四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若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食禮者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爲主也亦有三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凡用者春用饗燕夏用饗秋冬用脫食周尚文故也饗食於廟燕於寢春秋傳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也○此皆言四代養老之制之異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鄉謂鄉學國謂國中之小學學謂大學達者自天子達無降殺也養自五十始老者始衰故也八十與無目者雖有命但足一坐首再至地以備再拜而已九十則又使人代受不必親拜矣○此又言五十以下受養之異數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糧通異粻者與少者殊也宿肉者以隔日備也貳膳者有副不缺也常珍者凡食皆珍也不離寢內則所謂有閣也從隨也○此推言五十以下常養之異物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

制。絞音爻紟音今○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服用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時制其易得者一月可就故月制九十則棺衣之屬皆具無事制作但每日檢修之而已絞以束衣紟單被也衾大被也冒以覆尸冒以韜尸四者並詳喪大記死而后制物易成不逆爲也○此因言六十以下時日之異備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又因言五十以下飽煖之異宜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朝音潮下同○杖以扶衰始衰故杖也巡守就見百年者泛言庶老也此就見九十者蓋指有爵者與祭義八十以上問則就之亦此類也以珍從者往致膳羞之義也○此又因言五十以下杖制之異宜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俟待也入至朝位君出揖則退不待朝畢也常致仕而不得謝故賴如此告猶問也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謂常膳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矣○此又特言七十以下國老之有加禮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

弗及也。與去聲。齊註齋同。一云齊衰。○力政，力役之征。服戎，兵戎之事也。疏注謂齊張也。八十不齊則不祭，子代之祭矣。喪則喪服也。或謂齊衰為齊衰之喪，八十或有親喪，必執之齊衰以下，則不及也。按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不至八十始代之祭。且八十或有親喪，豈祭不及乎。或說為是。方氏曰：事之常者，五十已不從，其變者六十然後不與也。從者，力從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者，身加之也。謂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亦不當及於我矣。以其老甚故也。○此又類言五十以下凡老之無所繇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衰音崔。○爵謂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不能備弟子之禮。致仕，以不能勝職任之勞。有喪唯服衰麻而已。禮節皆所不責也。○此亦上文之意，但指國老而言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養老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即致仕之老。庶老，即庶人之老。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虞之上庠，殷之右學，皆大學也，在西郊。虞之下庠，殷之左學，皆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

東膠周反是夏之東序周之東膠皆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夏
之西序周之虞庠皆小學也在西郊此獨言虞庠所在省文也○
此又言四代養老之地之異也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
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冔音許○
皇收冔皆冠名深衣白布衣也其制深邃故名深衣也燕衣黑衣
也燕飲服之故名燕衣也縞生絹素色制如深衣故得本名也玄
衣一名緇衣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故可通名也夏尚黑衣裳皆黑
殷尚白衣裳皆白周兼用故玄衣素裳○此又言四代養老之服
之異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故特稽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也○
此又通言三王養老兼引年之制之同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
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
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
政齊咨衰音崔期朞同○政亦謂力政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蓋人莫難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皆

王者所宜恤也○疏曰將徙於諸侯者謂王畿采地之民徙於諸侯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徙於王畿采地也故周禮旅師新甿之治無征役鄭註引此爲證也王者及庾氏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矣按將徙不從政謂舊國之政來從不從政謂新國之政凡有將徙即有來徙義互見也○此又因恤老而並言老者之類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與鰥同○此乃言恤孤獨之制也常餼謂餼稟有常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音因跛波我反躃音闢斷音短食音嗣○此因言矜疾者之制也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極短小百工衆雜技藝也各隨所能也六者各以所能受食如周語瞍賦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之類是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此因言道男女之制也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男子常右婦人常左爲遠別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此下三節又推言尊者老之義也父之齒兄之齒謂年與父若

兄等者朋友謂年相若者皆行隨其後也雁則並而稍後不相踰並道行而齊也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并，去聲。○皆輕者并而獨任，皆重者分而使輕，不提挈則輕重皆無任矣。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徒食謂無菜而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愚按由二說推之，此雖言養老之意，而選賢與能之典，愛親敬長之道，一道同俗之化，無不畢具，蓋即此一端而王道之成益見矣，學者詳之。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九萬億畝，陳本定作九千億畝，誤文也。○此節推言井田封建之形體，以申前章班祿之制也。方里謂長濶各一里也。蓋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長濶各一百步；夫三為屋，是長一百步濶三百步；屋三為井，是長濶各三百步，通計田九百畝，蓋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以下放此。十萬曰億，九十億畝乃九百萬畝，九千億畝乃九萬萬畝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凡言不足是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四海獨舉東者東海在中國疆域內而南北則發徼以江與衡山為限者其時可越未盡開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應氏曰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先王盛時西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蕃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愚按衡山以上凡三千里自其縮而言東河以下凡三千里自其袤而言通計四海之內方三千里即函于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是也方千里有九千億畝則方千里者九通計有八十一千億畝今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猶言八十萬億又一萬億畝蓋承上爲田九萬億畝之誤也舊釋皆未明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稱明百里者以一大

國爲畝也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周今謂漢也周尺之數未詳鄭註曰按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是周以十寸爲尺六國時多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東田方氏謂卽詩南東其畝之東也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註推爲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孔疏又推爲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奇陳註謂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也愚按諸家皆駁正記文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之誤而陳註與鄭氏畧同蓋陳氏爲詳也里亦放此推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首二句已見上文此蓋假中歲外一州封國之實以爲九州之例也百里之國三十當首卽封大國者以申之餘剩也謂除封百里者三十國尚剩七十個百里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

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此又即封次國者申之也於上所剩地內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國通除二等封國尚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也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即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下並放此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復即封小國者以申之也又於上所剩地內封方五十里者四十國通除三等封國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而已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通除三等封國及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所餘而因以為附庸之國及閒田也方氏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即前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前不敬者削以地是也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即上殺之封大國者申之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

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又解鄭義因者以申之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又即解小國者申之也○此上三節皆推如畿外之法其餘田當如前文以祿士與爲閒田而不申言之者蓋從省文與畿外封國多餘地少而畿內則分國小諸侯之下餘地多以附庸少於五等然而士多於公卿大夫故也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食皆謂○此下三節又明侯國君臣之祿之詳也大國祿食之數即孟子中士以上皆一倍卿四倍大夫君十倍卿是也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祿三倍大夫故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祿二倍大夫故食百四十四人而君之十倍其卿者自各殺其餘亦如大國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謂其食祿百四十四人以其降於天

予所命故也。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此節又明監牧之義也。爵尊者崇于制，祿卑者眷臣賤也。前言監於方伯之國，而此言諸侯之國者，方伯乃擇於諸侯中以爲之牧也。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大禁朝○湯沐之邑，若秋制之制宿之邑，蓋暫止於此齋潔而往朝也。惟方伯乃有者，許慎謂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之地亦不能容也。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此下三節復申王侯國臣班祿之意也。世子世國，議外之制也。天子大夫則世祿而不世爵者，先王使人爵人，必以德功爲舉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世而其子未得賜爵，則雖君其國，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而已，承王命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大夫爵祿俱不世，惟有大功德者世之耳，亦仍舊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未黨○此亦又即司徒所掌者申之也。冠昏以下並見儀禮。陳註曰：六禮，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饋食、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也。

愚按今儀禮十五篇除覲聘燕大射四篇餘皆爲司徒所修之六職而陳氏所引如此何也夫鄉射亦鄉也喪服及士虞皆喪也皆其末之考與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長上辨別音懸豈去聲○七教於五倫外又加長幼賓客者蓋以五倫而言則長幼賓客統於父子兄弟朋友如閑依然而七教則析而言之也八政首飲食衣服者以民生日用所急而導其正也若百工技能之事爲而必安於常五方習尚之異別而不流於詭以至度則不使有長短之判量則不使有大小之殊數則不使有多寡之分制則不使有厭狄之異皆有雜以戎故者此明職修教更必以政齊之也○陳注曰此篇先儒謂雜采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辭實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與學上修六禮以下其如明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月令第六

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凡十餘萬言禮家刪定爲此篇稱月令者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爲之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春夏正建寅之月營室參尾皆宿名餘月放此營室在亥娵訾之次孟春時日與月會於此也昏時參當南方之中旦則尾當南方之中後凡言在言中者並放此○疏曰月令昏明中星不盡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蓋二十八宿星度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初月中之凡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故其昏旦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句音勾中去聲蔟音湊○四時之日皆十干循環而其間各有所屬春獨言甲乙者春時居木也太皞木德之君號伏羲氏亦曰包羲氏句芒木官少皞氏之子重也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焉曰鱗蟲木之屬五音角為木單出曰聲雜出曰音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大蔟寅律長八寸中猶應也蓋每月陰陽之氣距地而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其用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應則灰飛而管通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八者木之成數也見於口者謂之味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酸羶皆木屬在內曰戶在外曰門皆人所出入神實司之春祀戶秋祀門者

春氣自內出秋氣自外入也祭先脾者謂以脾剋於先也鄭註曰春先脾春爲陽中於藏直脾也秋先肝秋爲陰中於藏直肝也夏先肺陽位在上肺亦在上也冬先腎陰位在下腎亦在下也季夏先心者心次肺也○蔡邕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上上聲○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上冰魚始上浮如水然也獺獸名祭獺祭食之祭先以魚爲祭而後取以食也鴻鳥大曰鴻小曰雁來者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倉蒼同衣上去聲下如字十二月並同○青陽者明堂之東室左个謂東堂之北偏凡明堂四旁皆謂之个也鄭註謂太寢東堂者借言也朱子曰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東之南爲青陽右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與方其左右个則玄堂右个即青陽之左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逆意此恐然也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而夏秋冬言色與名者互文也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謂冠飾之玉食麥與羊采洪範氏麥爲木羊爲火畜之解疏謂木五行傳而言然例之施時亦多不合則四時所食及氣容麥雜容黍之類皆謂之可也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清疏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先未齊本齋同○太史禮官之屬謁告也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帥音率還反同朝音潮相當並去聲○迎春於東郊祭太皡句芒以迎之也相謂三公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以下和令即乃命太史以下慶以恩意惠以財澤言遂行其命而行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離去聲○守典奉法周官太史所謂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六法以逆官府之治也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貸謂假借也經紀猶言度數初舊也謂推步之舊法也此則所謂正歲年

以序事焉於官府都鄙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元之言善謂上辛日之善者也郊祭天配以后稷而祈穀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保御讀如徐陸作如字帥音率籍亦作藉推吐回反勞去聲〇元辰郊後之吉日稱辰變文也元日卜而用之故亦其詞曰以元辰則擇取之而已故曰擇也保鄭註謂衣也陸氏猶屬也介甲也若車必以勇士保王衣甲居右而參乘故名參保介也措置也之猶及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參保介在右而耕器則避君而置於參保介及御者之間也親載之者以敬帝也避君而置其間者又以敬君也帝籍謂籍田也方氏曰以其借民力以耕故謂之借又爲粢盛以供典籍故謂之籍也九推而止者非後庶人終之也御侍也耕燕皆有大夫而推數無大夫者從卿也獨士不與耕燕者卑故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上上聲〇布宣也天地交而萬物通故命宣布農功如下所云也命田

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術注作遂溝也相去聲阪音反○田謂田畯也舍猶止也舍東郊為春也其修飭則循乎四方經界者也封疆井田之界經遂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也準直謂平其高下也封疆恐其侵故須修除恐其蕪恐其棄故須審以端正土宜有異種有宜否故須善相然凡此皆必田畯躬親之定其事農民後農民乃無疑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

樂正樂官之長修祭典謂修祭典也周禮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以祭享祀故習而修之○此命舞時以行祭也○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仲春上丁乃命樂正習舞釋菜以此若仲丁之習樂以季秋將大合樂於夏之習合禮樂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仲夏之修將雩之衛以是月將大雩帝用盛樂季秋之習吹以是月將大享帝季冬之大合吹以將其成於將也嚴拔方說謂將釋菜而習舞蓋本鄭注也然鄭注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則固謂將舞必釋菜與前者同反何哉蓋樂與祭二者多相通有起於祭而習樂者有起於習樂而祭者如記及詩書凡因祭而習樂者是義起於祭也如此篇孟春習舞及其下習舞合樂而或言

祭或不言祭者是義起於樂非起於祭也故仲春因舞言祭而天子以下往視季春言樂不言祭而天子以下亦往視明其爲舞異樂并爲祭也今通考四時孟春止習舞仲春乃大合樂孟夏又合樂于禮仲夏乃大修樂器習之序樂事皆相因季秋季冬時習吹者吹以人聲較難故耳故曰義起于樂也學者詳之

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麛音彌夭上聲骼音格胔音漬○此又命順時以行德也命祀山林川澤言之者祀大神祇雖非春不用牝矣禁止伐木者盛德在木也孩蟲方稚者飛鳥初飛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獸子曰麛鳥子曰卵置之言造骼者枯骨胔者殰肉也爲妨其生養故毋覆殺麛卵爲遺其耕作故毋聚衆爲隱其死亡故掩埋也以備城郭及下節將兵推之此聚大衆蓋指凡徵發之役與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天地大德曰生春則生德之盛也兵因戰危不得已而禦寇可也兵自我起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此蓋

蔽傷兵刑之意也。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此巳火之氣所洩也恐驚也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微如此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三時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三時季月之氣乘之以同為孟仲季氣候相通也又曰上文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君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人與天地共相感動也失則應亦如之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內三才供應者各三才應者亦有之三才中或先天或先地或先人為不正者先言之然後例此從皆放此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猋音標○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風總至會合而至也藜莠蓬蒿皆惡物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摯音至種上聲○此亥水之氣所生也摯猛也猶摯獸摯鳥之義首種稷也百穀惟稷先種也○按十二月失令雖五行所生所剋所損所復所應不同者生我謂之理我生謂之洩我剋之傷我剋謂之殺此月謂之應也後放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春夏正建卯之月奎宿在戌降婁之次弧建星名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

星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非斗度參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也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餘同孟春三時仲季並放此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

鷹化爲鳩。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鳥名一名黃鸝一名布穀鷙擊鳥也按王制鳩化爲鷹蓋秋殺時也故春生時鷹化爲鳩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田鼠化爲鴽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廟謂東堂之當太室者餘放同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

幼少，存諸孤。安者無摧折擾也存猶安也擇元日，命民社。命民社命祭社也鄭特祭社用甲日此蕭謂擇甲日之祭者與（）元（）八付郊特牲社用甲謂佔蒿社川戊恐鄭特牲或異代之禮也勝人誤月令亦取春分前後戊日蓋以祈祭土故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反同音繫圄告辭去上聲〇囹本

也圄止也疏曰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者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陳尸曰肆掠治曰掠止謂論使息爭也是

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帥率同韣音讀○玄鳥燕也以春分時巢人堂宇而乳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以祈嗣名高禖者尊之之稱變媒言禖神之也御猶侍也所御謂有娠者也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妻皆往侍從也故祭訖大祝酌酒飲其有娠者而以神賜顯之獨言帶韣謂者約束之也韣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故以此為祥帶而授之也古者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禖祀上帝則亦祭之故又謂之郊禖詩生民篇姜嫄出祀郊禖而生后稷商頌玄鳥簡狄亦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詩言此也但玄鳥詩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而殷本紀及詩鄭注乃云乞墮卵簡狄吞之而孕何故其文異事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分者晝夜各五十刻如均分也啟戶始出謂始穿穴而出也四仲月再記候者以二分二至候之故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去聲○先雷三日，以節氣而言，蓋春分前之三日也。容止，猶言動靜。人必敬以敬天也。不戒則或男女近狎而褻天，無所不至矣。此所以孕質虧而觀體凶也。古人言不斥而意獨切瀕如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量去聲。鈞衡石，當為衡鈞石，誤文也。甬音勇○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甬即斛也。權，稱錘也。概，平斛器也。同之言齊也。衡以平其斂，角以較其異，正則定於一也。鈞衡石，為衡鈞石，數相連，衡則平之而已。此即夏書關石和鈞之義，而仲秋正鈞石尤明，蓋似為之說。與鄭註亦云三十斤曰鈞，則其為鈞石之鈞，而非平鈞之鈞者矣。俗本蓋仍而未改也。首一句總言同度量也，次二句衡鈞石乃權之事，角斗甬仰量之事，先總言度量，而次分言權量者，互文也。末句更以正權概結之，權正則鈞石無不平，正概則斗甬無或亂矣。此本節先後分合之義也。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舍去聲○少舍，暫息也。凡門戶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畢備，亦謂門戶之屬。大事，謂兵旅之事也。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川澤大，陂池小。漉，謂竭取之也。三者皆恐傷生意也。天

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註作獻聲之誤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仲春則獻羔於司寒而開之先薦
寢廟者敬神也神後天子乃用冰而遂達於下矣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帥率同○上丁上旬之丁
日仲丁則中旬也必用丁者鄭謂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之意也孟春習舞不釋菜者至是習將成而天子且帥三公以下往視之矣
故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習樂者謂習歌與八音也不言視學待季春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
更皮幣更平聲○註曰不用犧牲以季春將遊而合騁之也疏曰此謂祈禱之小祀如太牢祀高禖之類大典不在此限也更
易也祈求者用求犧牲則易以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酉金之氣所傷也陰寒凝聚而至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子水之氣
所泄也多掠註謂防姦家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午火之氣所泄
也螟食苗心者○按此行夏令應在行秋令冬令之前蓋錯簡也後皆放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

星中旦牽牛中季春夏正建辰之月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七星謂二十八宿之星宿也其日甲乙其

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

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

始生鴽音如見音現○此記辰月之候鴽鶉之屬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

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右个謂東堂之南偏是月也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鞠衣衣色如麴許氏謂黃桑之服者亦象桑葉始生色也先帝即謂先代木德之君

薦之者以祈蠶事也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

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鮪行似鯊尖喙○舟牧主乘舟之官也五覆五反詳觀罅漏之患因

薦鮪并祈麥實致仁孝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

可以內句勾同○句屈生者萌直生者內猶斂也乘秋務內以合天地之殺無有宜此者季春宣散不當齋閉下文布德

行惠其事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
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長無謂之貧窮物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也勉猶助
也小則發倉廩以賜振之大則開府庫出以周勉而聘禮之也一云內命有司施門發之與外勉諸侯行聘禮之典亦通是
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
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上騰○命司空官周禮司空掌邦土也原謂溝瀆之象道引也田
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罘音浮餧內上聲罝兔罟罘以捕獸羅網以捕
鳥畢長柄小網形似畢星以掩兔翳則射獵者用以自隱也餧之言以藥飼獸藥也九門者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
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也七物皆用禦之凡禁其出謂於門外者以遂生道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植音值籧筥同○野虞主田野山林之官也羽拍身
曰拂戴勝鳥名頭上有勝羊鳥毛一名戴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曲而橫曰曲直而立曰植圓曰籧方曰筐

四者皆蠶具也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齋婦同鄉親竝去牲省生上牲使去牲○東鄉以迎時氣躬亦親也使猶令也禁止其容觀之飾減省其箴線之令使盡力蠶事也禁

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共供同○登成也效驗也采儲各分繭以稱而稱絲之多少以驗功之上下也其服說見孟夏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五庫五材之庫一云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凡諸物之美火皆有時法謂之量一云量者多寡之數也審考察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理治也監工謂工師也號令也時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類淫巧謂淫奇巧發也蕩激謂也百工皆治厥事而監工者用以悖時逆制二者皆戒也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謂大合舞者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亡駢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

也大合樂於季末則中祭之所非也今按周禮大司樂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鄭謂助宣陽化蓋以此與仲春習之故至此大合而亦謂祝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不祭○春陽既盛物皆遂有故合其累牛之牛騰馬之馬遊牝於牧地以蕃其生而其內有中犧牲之用及馬駒牛犢皆書數以備稽校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儺同禳音諾○鄭以逐厲同類周禮夏官方相氏掌之國難禳於國中也裂牲謂之磔除陽謂之攘畢盡也厲氣陰故春氣無有留滯猶遂秋氣之意也○方氏曰儺以毆陰慝而毆之此儺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儺陰慝之作於秋季冬儺陰慝之作於冬儺夏不儺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儺攘冬曰方梁伏鏇不言從可知矣吳氏曰儺者使人之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邪氣此先王禁止之滴而設其機使自然由之而不抑也天後淪陽和而後萬物遂儺時所以和陰陽也而方氏推調獻陰慝者蓋陰陽二者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以强盛而陰慝故也然而亢陽之已過則先王亦平之矣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是也季春陰慝浸微儺及皆季冬陰慝決故儺徧於鄉若仲秋不陽暑而已故推天子行之天子儺於朝國

難自朔及國大儺自朔與國門及鄉黨各有當未可偏也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北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未土之氣所應也山陵高燥所成也行秋令則民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戌土之氣所應也沈陰不舒悅○據四季皆居土故註皆曰應而與孟仲通曰淫曰傷曰亂曰淫者別也餘時放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婺音務○孟夏夏正建巳之月畢宿在申實沈之次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中上去聲下仲同○炎帝火德之君號神農氏因烈山氏一曰大庭氏祝融火官顓頊氏之子黎也鳥同羽蟲火之屬正音徵爲火仲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言焦者火焰竈火之養人者故夏祭之也祭先見孟春○竈居門祀竈之禮作與先設主祭於竈所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下脫靡草死二句在聚畜百藥之下說見後○此記巳月之

蛈蝦蟆蛙也王瓜菝挈也本草作菝葜謂之瓜萩其根似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又云王萯秀未聞王瓜色赤感火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味而成也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駵音留○左个謂明堂之東偏室焉皆赤色衣朱色深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齋戒自潔也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悅同○春秋言封諸侯而夏冬不言者當以大寒極暑而不勸諸侯與不然則省文也迎夏於南郊祭炎帝祝融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謂將欲酎故習合之也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桀傑同○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者引而進之賢良以德言遂者達而行之長大以力言舉者拔而用之凡此皆必有德祿必有功皆無不當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隳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長上聲○繼之益長增之益高若壞墮是損其已成也起土功發大衆則農業廢伐大樹則盛氣傷故皆禁之是
月也天子始絺。葛布精曰絺麤曰綌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
或失時。勞去聲○時謂農時也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行去聲○
勉耕作於田野禁休息於都邑皆恐失時也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夏獵曰苗驅獸
之害稼者耳與大田獵自不同也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升也始熟而
薦於廟也後凡言登者放此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聚藥爲備疾疢也靡草枝葉靡
細陰類也陽盛則死百穀至秋而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矣○按靡草死二句亦記候也當在苦菜秀之下因聚蓄百藥而錯簡
在此耳此聚畜百藥及下三句通爲一節皆以遂民於生而惜其死也深哉味之可見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斷音段○刑者上所施罪者下所犯決如決水之決川謂縱也薄刑當加爲將斷之小罪則告而決遣之輕繫在獄直縱出之
蓋及今長養雖刑亦仁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雖重者猶然況薄小且輕者乎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

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獻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均謂平也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之公桑故收其繭以為稅而受桑多則稅多少則稅少皆均齊如一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謂婦之老少也給服謂給天子之祭服一謂所命受服乃給助祭者之祭服也蓋二說相須始備內命婦獻繭以給王祭之服而外命婦繭稅以給助祭之服也人婦祭服必親蠶正此意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音宙○酒重醲曰酎稠醲之義也春造夏成熟用禮樂飲之蓋嘗會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數音朔保堡同○申金之氣所傷也鄙野也小城曰堡恐野人避寇患而入保以為安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水之氣所傷也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寅木之氣所泄也格至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音剛○仲夏夏正建午之月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illegible]

下濁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音決○此記午月之候

小暑暑氣初見也螳蜋蟲名一名斲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反舌皆鳥名鵙一名伯勞一名伯趙反舌一名百舌凡物皆感陰陽之氣鵙陰類反舌陽類乘時故鳴背時故無聲也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之當太室者養壯佼佼音絞此句當在盆其食之下○此謂體力壯大佼謂形容佼好亦順長養之令而養之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鍾磬柷敔鞀鼗同鞞音皮竾虎同柷音觸敔音語○十八物皆樂器或謂十九物者若以竽笙之簧別爲一物非鞀謂鼗也以導樂之作輕當鼓之屬以助鼓之節管如篪而六孔下即有也戚斧也翟者竽笙中金薄葉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如笛而七孔孔上出尺八孔也柷如漆桶以合樂之始敔狀如伏虎以節樂之終此以上韶鞞鼓三者革音琴瑟者絲音管簫篪三者竹音干戚以羽門者竽笙竾簧皆匏音鍾金音磬石音柷敔皆木音修以理其破壞均者調以致其不和執以操習其俯仰以整治其物飭謂以將用盛

樂雩樂，故謂備之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盛，去聲。○有司，禮官。凡川發源於山，欲其雨，故祭山川百源，亦祭川先河後海之意也。雩，祭名，吁嗟其聲以祈雨，故名雩。周禮：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天之主宰謂之帝，所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行之帝，而配以五人帝也。盛樂，則鞀鞞以下十八物。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謂畿內外之邑。百辟卿士，謂古句龍后稷之類。方氏曰：天子之雩，上及於帝；百縣之雩，及於百辟卿士。百縣之雩以祈穀實，則天子之雩可知矣。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黍於是始熟而登。蔡氏曰：今蟬鳴黍是也。疑未詳。舊註云：內則雛爲稚鳥，此雛爲稚雞也。羞，進也。含桃，果名，一名櫻桃。○或曰：黍非新成，直以嘗黍。後孟秋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是則仲夏未熟也。諸月無薦果之文，獨此言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他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薦也。愚按：本文明云農乃登黍，而薦以爲此黍非新成，何耶？至此蓋註下將孟秋農乃登穀，畢指于稷之幾說，謬以其穀爲黍稷之總名，而遂誤以此黍爲舊黍也。詳見孟秋登穀。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

芟艾刈同類。皆儀。○毋艾藍未詳。鄭註曰夏小正五月啓灌藍蓼。此月藍當栽培。未可遽刈也。陳註以藍色青爲赤之母。刈則母傷矣。二說未知孰是。火性滅而爲灰。燒之爆傷火也。陰功成而爲布。甚之感于陽也。閉藏固行。旅索閉索匿跡也。毋閉者。順通達之氣而宜之。無索者。將森大之德而寬之也。挺重囚。益其食。此下脫資壯使何在器高以粗之下。○挺者拔出之義。釜加也。重囚禁繫嚴密。故加恩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別音雛。○季春游牝於牧。今娩孕已遂。故牝別之。縶者止騰躍也。班布也。馬政。廄禮閑人圉師所掌是也。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句止聲色。毋或進。句薄滋味。毋致和。句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齋齊同。耆嗜同。○爭猶極也。靜息也。刑陰事也。晏安也。陰稚云柔也。成亦定也。夏至日長已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於是君子齊戒以檢心。掩藏以防身。而樂刺必安。邪聲色之來。省滋味之調。而氣欲不縱。且分百官皆息事。戒刑而罔或苟作。蓋凡以和陰陽而慎死生也。蓋天地之氣順則相競則逆。於柔陰初生之際。順時保養如此則循

序以行安定而無所殆傷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此又記午月之候也說見仲冬鹿獸名麋獸也半夏藥名生於夏中故名木堇木名別於藍草故名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南方火位又因而盛之則為災陰之害矣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此皆順陽明之義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子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音特○卯木之氣所泄也螣蟲名食苗葉者言百螣明非一種矣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酉金之氣所損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未與午並建未之月柳宿在午鶉火之次火大火心宿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未律長六寸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蟲名時猶未能飛但居其穴之壁耳至七月則飛而在野矣習數飛叔

其雛始學飛也腐草爲螢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朱氏曰溫風溫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者離明之會故幽化爲明也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摯鳥已習摯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陰蟲已居蟄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謂南堂之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也鼉言登示其難也龜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

蒲葦生於澤而可爲用器故納材葦澤人周官澤虞之屬數者不以是月起之省文或錯簡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共供同爲去聲○四監未詳疑即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四官也今按夏季冬兩言四監蓋收秩芻秩薪柴之職也然周禮惟何所委人各言薪芻及山虞澤虞言萊田與供蒲葦而已若川衡安得芻薪于百縣業內外而言也百縣指鄉遂而言秩有常也數芻爲牧養之用各有常數也○馬氏曰令民咸出其力非獨其力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神祠

然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代行成名作者別行紙等給之給王氏當作級讀文也○婦官謂典婦功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故得也業造必用舊法使之質正良善而毋參差假借以滋偽也旗九旗之屬章者明貴賤之義或云書其事名號於旗以爲章識也詳見春官司常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行上聲舊作去聲非○虞人山虞澤虞之通稱行巡察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類搖之言動恐舉而搖動長養之氣也神農謂主農事之神也未及期而發令徵召將使民待而廢事也水潦大則農功廢此時舉大事以妨農天殃必矣況又慢令而待乎

是

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音辱薙他上聲湯去聲疆巨亮反○溽溼也土氣潤故蒸為濕暑而大雨時行也薙芟草也利猶善也水氣與火性迫其殺草如熱湯然也註曰謂欲殺其萊地者先薙草乾燒之至此月雨潦流蒸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宜稼周禮薙氏職云夏日至而薙之又云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也凡土磊磈雖耕謂之疇田疇糞則土疆美矣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鮮如字欬丘蓋反○鮮落方鮮而猶落也風欬因風而欬疾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女災謂妊孕多敗此戌土之氣所應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此丑土之氣所應也○中央土土寄旺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蓋土無定位無專氣故寄旺如此而未月在火金之交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

倮部上聲○四時各屬十干之二而戊己復屬於季夏者戊己屬土居十干之中於序爲順也黃帝土德之君軒轅氏也后土土官顓頊氏之子黎也稱社何能爲后土既死祀以爲社后土官屬黎以火官兼之也倮之言露人曰倮蟲大戴禮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長故人亦有蟲稱鄭氏以倮爲虎豹之屬非也土爲君象故以人屬五音宮爲君是繫而十二律迭相爲宮獨黃鍾之宮冠於十二律而爲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長故與土爲君象者相配又季夏律中林鍾林鍾之外中央土別無候氣之管因擬此律聲之尊而且長者以應之故曰律中黃鍾之宮明非如十一月之律中黃鍾亦非諸月各以律管候氣之比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各從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上又稱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之數以成十木火金水之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故不舉成數而以生數明之也甘香皆屬土室中爲中霤亦七祀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也祭先見前卷○蔡邕曰中霤解從舊說則設主於牖下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閎音宏○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季夏居

明堂右个而又居太室者蓋一季明堂右个而即居太室以應土之王氣而順時序與或曰土寄旺四時各季十八日亦居此室也圓者象土之周則四時閎者象土之容萬物○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夏正建申之月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蓐音肉○少皞金德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少皞氏之子該也獸曰毛象金之屬五音商為金夷則金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者金之成數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辛腥皆屬金祀門以下說見孟春○祭先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戮殺也猶季秋祭獸戮禽之戮凡鷹欲食鳥先殺鳥為祭然後方殺以食如豺獺也始者記其始行戮為人主順時行令之義并十二月記候之例矣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左个謂西堂之南偏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以將象後角也所謂義以方外義則收藏之意耳是月也以立

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音齋見前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迎秋西郊，祭少皞與蓐收也。武人，將帥以下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鄉遂[illegible]諸夫等○士言人，兵言器，簡擇練揀也。桀俊以可用將任有功，以已試者言。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服矣。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囹音令，圄音語。○法制猶言法律，修者修明之也。繕，治也。姦在於心，故禁以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邪之務事。搏[illegible]執拘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創，平聲。○理者，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斷者損筋骨，猶續曰折，已絕曰斷。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朱子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之故貪化者陰氣不可使之贏也。是月也，

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穀謂稷也稷於是始熟而登也方氏曰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稷以穀言者稷爲五穀之長故也若稷稱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以是而已吳氏曰諸月以彘嘗麥雛嘗黍犬嘗麻嘗稻獨此無牲者記文畧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坊音房坏音培○坏益也疏曰始收斂應秋氣收斂物也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建畢畢星好雨也修坏且補亦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割地謂侯有慶割與之也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故皆禁止焉以其違收斂之意也○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而此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矣識曰嘗出田邑祭統文謂於秋祭之時割出田邑以與諸侯而令祭之故云失其義也愚按註疏蓋疑之而未審也凡本條所稱皆重大之義祭統所稱出賞者乃謂其輕小者也賞以春夏而未嘗不有輕且小之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以秋冬而未嘗不有輕且小之賞祭統於嘗出田邑發公室及孟子秋省斂助不給是也審此則孟秋之不行亟賞其義瞭如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此亥

水之氣所淺也介蟲如蟹有行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食稻者謂之稻蟹之類也

無實此寅木之氣所損也 行夏令則國多水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此巳火之氣所傷也

〇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觿許攜〇仲秋是正建酉之月角在辰壽星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盲風至鴻

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此記所月之候盲風疾風也鴻鴈來者孟春自南而北此自北來所也玄鳥歸者仲春自北至南而此自南歸北也群謂美食也藏羞以備冬故曰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

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謂西堂之當太室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為其陽衰陰盛為人以助衰陰盛為老故共養衰老也几杖以安身飲食以養氣行猶賜也糜粥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

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官名宗伯之屬具備飭正也
上曰衣下曰裳衣以繪裳以繡小則玄冕一章大則袞冕九章衣用長裳用短皆指祭服言也衣服謂朝服燕服之類量則量也
常舊故也謂皆守成法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
其殃當去聲橈音鬧○孟秋已命此又申嚴之也而自刑大而斬殺如枉法則受失出入之罪是月也乃命
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中當並去聲○宰主牲者祝告神者視全具謂體全無損也芻
肥瘠謂得養而先也物色以毛言騂黝如陽祀騂牲陰祀黝牲之屬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度如牲牷尺握繭栗之屬凡此五者悉
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況群神乎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儺同○季春國難以畢春氣季冬大難以送
寒氣此仲秋天子難以達秋氣者其難以除過時之陽若陽為君氣非天子不得難以除之也達通也陽氣除則寒氣達矣難必於
仲秋者其循陽卷樂不為過時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熟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

都邑穿竇窖修囷倉窖音教囷音君○四者皆斂藏之備也註穿地隋曰竇方曰窖疏曰隋者似圓非圓似方非方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促同畜蓄同○孟秋已命此又促之也畜菜以防冬而凡積聚皆冬用儲蓄無不備矣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尤以續新陳之穀者故特勸之耳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此又記仲秋之候也說見仲春收發也雷收聲在地陽伏於內也坏益也益其蟄戶使通明而涸必冬寒甚乃然也水本於氣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說與仲春畧同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去聲○來氏曰關者貨所入市者貨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苦難也如是則商來貨納而民以便矣然而不一故商來集遠而在外故皆有財以待用不匱則用無乏所以作事無之財事皆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數謂陰陽消

犬之數因稍依也如是黄乃陽之氣未乃陰之氣腐將令而讓依之則不逆矣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卯木之氣所損也榮華也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復生猶又反○午火之氣所傷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數音朔○子水之氣所洩也先行者謂未至日夜分而雷先已收聲也○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夏正建戌之月房在卯大火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音亦○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音合鞠一本作菊○此記戌月之候仲秋云鴻鴈來者乃來而未至也此云鴻鴈來賓者已至而爲賓也一云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爵文殺鄭非蚌名大水謂海也紫介蟲名國語云雀入於海爲蛤黃飛化爲潰也鞠色不一專言黃者秋令以黃爲正也豺獸名形戮禽者何乃鳥獸之總名曲禮疏通曰禽是也餘見孟秋

記
侯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謂西堂之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凡事務收斂於內以合天地閉藏之義若宣出則悖時令矣此與季春不可以內正相反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仲秋趣民收斂而已至此而後百穀皆收也要者斂入之數如歲積用度之類收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祗敬謂內盡志必飭謂外盡力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入室以休力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吹謂笙簫之屬如燕禮記下管新宮然入三成之期是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註曰大饗帝徧祀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也嘗者謂嘗羣神也疏曰仲夏大雩者命祀百辟卿士祈也此大饗徧祭羣神報祀也犧牲仲秋已全具矣此告備而用也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

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二句註云合諸侯制範句不可從○合即合諸侯而命亦為之合言合不言命猶言屬不言告省文也制所制令之制謂存王制以制令之也朔日猶言正朔即虞書所謂人時也貢職謂人貢於王之職諸侯稅於民而貢於王其輕重多寡之度數皆王者以遠近土之宜制之也蓋須正朔授民時以協事之始諸貢賦給郊廟以正事之終此所以民定而國事舉也○劉氏曰朔日與稅貢籍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命百縣從秦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今考呂不韋相秦政十餘年大集羣儒損益先王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為一代興王之典禮又昭襄王之時已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訓封諸侯亦已久矣不韋相時已滅東周兼六國剏其豫得天下大半故立制欲如此其後徙死秦并天下李斯相盡廢先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亦當時儒生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此因獵而教之以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又班布乘馬之政令使其色力各以類從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

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搢音進扑音相○僕周禮戎僕也七騶舊說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所總主者爲七騶也析羽曰旌龜蛇曰旐周禮司常等級有九此約舉之也屏謂軍門之屏司徒周禮大司徒也扑即夏楚二物也北面誓之者以六軍皆南向而陳也誓六軍統於司馬而隸於司徒故命僕騶建旌車旗旐飭等列而司徒因搢扑以誓戒之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必嚴厲武飾以觀微者儆武備以敬祀典也主祠謂祠官也獵竟因命祭四方以報本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俯音撫○俯垂頭也內謂穴之深處墐塗也人事應乎物候故皆墐之詩所謂塞向墐戶是也故作蟄蟲墐戶則言候非言令矣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促同當發浪去聲○毋留所謂保也刑與罪俱得即決之不淹繫也收祿秩法收印綬之收不當謂恩賞之泛濫者不宜謂膳服之侈僭者收之亦順嚴肅之令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最遲今始熟不言祭省文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

多鼽嚏。鼽音求。嚏音啼○未土之氣所應也季夏火雨時行藏大水其害藏為水所侵故殃散鼽者氣息於鼻嚏者鬱散於口皆肺病土生而火疰之故多鼽嚏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竟境同○丑土之氣所應也分裂地隆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解音懈○辰土之氣所應也居止息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夏正建亥之月尾在寅析木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顓頊水德之君高陽氏也玄冥水官少皞氏之二子曰修曰熙左傳修及熙為玄冥是也介甲也蜃蛤之類曰介蟲水之屬五音羽為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六者水之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腥朽皆水屬受惡穢故氣朽屬也行以通往來冬貞元之交往來之義故祀行也祭先見蓋祀○蔡邕曰祀行在廟門外之西北面設主於軷上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見音現○此記亥月之候雉為名大蛤曰蜃雉為蜃猶雀為蛤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視雉側

象有虵蜺亦其類與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也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鐵驪驪馬鐵色也深為黑淺為玄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音齋見前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北郊祭顓頊玄冥也死事謂為國事而死者孤寡謂其妻子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筴音策○釁塗也古者器成殺牲取血以釁之一以弭災變一以禳災祥而龜甲與蓍筴亦用之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以待卜審卦者審易書之象以待筮凡以豫明其理而應事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審正也謂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審察之使犯罪者不至掩蔽曲直也○按此條乃命戒之詞而不言所命之人文義未完疑節首有脫誤

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乃衣之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

通閉塞而成冬上下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矣○按此條文義亦未完斷無所命之詞疑承氣候而不及政令之理疑簡末脫前是察阿黨二句當是察乃以將罰塞也學者詳之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復申仲秋聚之令也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鍵音件○坏者補其缺壞也城郭守欲固故當坏門閭備欲嚴故言戒鎖須曰鍵鎖筒曰閉鎖匙曰管籥或有破損故言修不可妄開故言慎要塞謂要害之地也關梁猶言關津徯徑謂僻岐之跡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飭喪紀者飭正喪之紀律若辨若審皆是也死者襲斂之衣數有多寡及生者衰絰之服制有麤細故宜辨棺椁有厚薄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及凡器有厚薄之度數位有貴賤之等差故宜審也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飭焉馬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冠丘壟之屬孰不欲致美以爲悅者然窮其欲而莫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愧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故先王視其等而制爲度以紀之使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

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效謂呈效猶書其課○工師百工之長效功謂驗

其功實也陳列也按校也諸器皆驗視陳祭器而按以法式者

尊祭器也此總命之也淫謂過巧奢也此戒其過也致謂功力密緻

也上猶尚也此勉其不及也物刻誠實行治也每是月也，大飲烝。

物勒名以考其實而因治罪以窮情此又深警之也

註曰晨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

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也烝謂有牲體為

俎也疏曰按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又左傳王饗有體薦燕有

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此大飲是王公大饗之禮當用房烝半體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

以休息之。勞去聲○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牲以祭謂之割祠公社

即大社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門閭謂其神也臘

冬祭名勞猶命曰勞酒之勞謂因蜡而勞農燕樂也○註曰此周

禮所謂蜡祭也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曰黨正臘祭祭鬼

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此祭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

也又按雜記子貢觀蜡一國皆若狂蓋謂飲酒醉初正齒位逞無

郊禘之後則若狂矣蔡邕云夏曰淸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
今考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愚按周禮犧臘但供臘
在洪凡蒸正祭鬼神正指季冬建丑之月也
而今行於孟冬建亥之月此豈秦人之書與　天子乃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將帥講去聲○詳曰爲仲冬將大閱而習之也凡
田之禮推冬狩最備愚按周禮疏載仲冬大閱之
禮其孟冬先命練習於禮無文且非左氏皆於農隙以講事之義
也考下月仲冬並無大閱之令皆有練習者載為令而正行大閱
反不載其文之理又考仲冬之令有傷死耶一句文無首尾先儒
以為衍文而適考十二月之中文亦多脫札錯簡則此乃下月之
令所錯無疑蓋此篇原各呂氏春秋本十餘萬言而漢儒刪集為
篇故其雜如此今以義推之庶政令以時與周禮春秋傳諸文皆
合而兩月中之篇簡亦
各完首尾矣餘詳仲冬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
赦水虞漁師周禮澤虞獻人
也水至冬涸故收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
民多流亡寅木之氣所泄
也泄猶出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

出彼扶又反○巳火之氣所淆也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中金之氣所淆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壁音璧○仲冬夏正建子之月斗在丑星紀之矣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鐘子律長九寸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坼音策鶡音曷○此記于月之微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太廟謂北堂之當大室者

飭死事註曰飭六軍之士心服必死之志也疏曰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也朱子曰此三字無首尾蓋衍文也愚按此句文義未完宜朱子以為衍文今考孟冬有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之文乃此月仲冬所行大閱之禮舊簡在彼而此句則因大閱以戒軍士而使之為前赴義也故今本先儒之意而考論之如此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土水猶昔土功蓋謂凡脫蓋之物也起大

案亦指與作而言但此較諸事爲大耳以上下文推之可見固堅也而故也猶其也此皆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總結上文以起下文也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命之曰暢月

沮讀如詩沮洳之沮或作上發非○沮泄猶言滲漏馬氏曰自內漸外曰泄自下達上曰泄暢猶充也承上文而言天地之固閉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以干陰陽之令則諸蟄且死而民必疾疫喪亡相隨而見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爲暢月萬物皆蓄使充實於內故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重平聲○奄者精氣奄藏之稱也奄尹主領奄豎之官周禮內宰掌奄寺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是也重閉內外皆閉也省減也淫過也內宰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歲終稽其功事是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則嬖幸也○黃氏曰周宮禁之嚴掌於內宰宮正宮伯之屬者士大夫爲之而又總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稽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小宗伯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之事大臣罕復知矣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

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
貸湛音尖下齊劑同貸音忒○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周禮所
謂酒人也秫稻酒材也湛漬也熾炊也必齊而熾以擊必時而
制以時必潔而形無污必香而氣無惡必良而無完齊之造必
得而適生熟之宜以上六事皆大酋監制如法不致差忒也　天
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
水所發淵澤水所鍾而
息井泉水所汲而發冬令方中
水德至盛故為民祈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
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
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取之不詰惡其不謹罪之不
赦惡其不公二者一以反用
一以正用皆
愛民之至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齋同處上聲
○短至日短已極也陰陽爭見仲夏諸動也調萬物之生機動也
齊戒以下與仲夏亦略同但彼言止聲色而此直言去彼僭節嗜

微而此陰氣錯者戕仲夏陰初生則盛陽未甚傷至此陰極盛則微陽當善保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此又記了月之候說見仲春芸與荔挺皆香草結消泯北蔡氏謂首下向陽動則屈而上也麋鹿之麋角解水泉動大者熊氏謂鹿是山獸爲陽故夏至得陰而解角麋是澤獸爲陰故冬至得陽而解角也動者亦陽動而水泉流也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陰已盛則材堅成也大曰竹小曰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官權設以應事器皆遂以備用天地閉而萬物休矣故可罷去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此午火之氣所損也火燥而旱火蒸而氣濁陰不能固陽而雷發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雨汁雖○此酉金之氣所淫也雨雪雜下曰汁方氏曰瓜瓠不成柔脆爲金令所傷也於孟冬言小兵仲冬言大兵有淺深也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此卯木之氣所洩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婺音務○季冬夏正建丑之月女在子玄枵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有四雁北鄉鵲

始巢雉雊雞乳雊音姤乳去聲○此記北方之候雀亦鳥名雉鳴乳育也○彪按此下既征鳥厲疾似天子居

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

閎以奄玄堂右个謂北堂之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乃旦反○季春

惟國難此則下及庶人而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

門皆磔牲以攘不但如季春九門磔攘而已出土牛謂月建丑爲

牛又土能制水之陰氣故特作以出之蓋此時嚴陰既盛若

不去陰邪恐久滋滋爲厲害故磔牲出牛以畢送寒氣也征鳥

厲疾伺猶備宿不汎候節征鳥謂鷙作之鷹隼征擊也既猛捷速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

天之神祇山川之祀地祇也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人鬼也天之神祇天神也亦言祇者便文非普許孟

冬巳祈天宗此天神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漁

先薦寢廟。親往爲嘗先也猶獵而親殺之意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冰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腹堅可藏故命取冰以入之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耜上節○五種謂五穀之種田器謂凡耒耜以外田器也令農官告民出種以檢料之又命計耦耕之事以料約之修其諸器以豫備之凡以來作將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去聲○鄭氏曰歲將終與族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說也疏曰自今至後年季冬復如此中間一年停頓故曰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供同下放此○大曰薪小曰柴薪燎謂燃柴及燔燎之用也餘見季夏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幾更並平聲○窮盡也次謂日行於天之次紀謂日與月會之紀回復也日窮于次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每日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行徧恰行過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其次盡也月窮于紀者分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十二會每月而日與月會於一舍至一歲十二月恰會遍十二會則其紀

謂也星回于天者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亦每日行一周天而
過一度至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二十八宿恰轉一周故復則其
天復也將幾猶將近也且亦將也以節氣言則每歲凡三百六十
五日有奇恰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為氣盈以月朔言
則每年凡三百五十四日有餘未滿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為
朔虛此於歲數不為正終正始故云將終將始也其首論次承
上而言人君當之次農民毋得役使以妨始穀也○按相七句當
合為一節其上五句言候之終始末二句乃言令也舊以末二句別
為一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共如字下
節非
供何○猶周官歲終之政令也宋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御其變
時令則存論之以當其宜歲將更始事亦異宜故以待之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列謂大國
次國小國之列故次而賦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芻豢亦指犧牲
之此過指諸侯而言也
而芻豢文也此專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
同姓諸侯而言也
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歷亦次也宰長百官故次其數此自卿以下而言也凡在天下九州

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此自凡民供力而言也凡諸侯以至庶民賦牲與供力如此者以爲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此戌土之氣所應也入保介蟲爲妖者兵象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國猶同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胎未生者夭方生者傷不終其歲故命之曰逆傷生逆死衆害莫大於此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此未土之氣所應也